



中国驰名商标

刹那芳华

我大学里^中 流浪的青春

檀清 著



垄断天涯大学版块，猫扑点击近**2000万**，百度贴吧近**1000万**。

十年内**唯一**一本风头盖过《草样年华》的网络青春小说。

校园小说界的一场狂风暴雨，一部真正的**青春奋斗史**。



中国驰名商标

刹那芳华

我大学里^中

流浪的青春

檀清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刹那芳华：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：全3册 / 檀清著
— 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13.2
ISBN 978-7-5407-6294-0

I. ①刹… II. ①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0975 号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

作 者：檀 清

总 策 划：张 泉

出 版 人：郑纳新

责任编辑：梁 志

责任校对：黄 圆

封面设计：世纪金榜工作室

出 版：漓江出版社

社 址：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：540002

电子信箱：ljchs@163.com

网 址：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总 发 行：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客户服务：400-030-1799 400-050-1799 400-060-1799 400-070-1799

质量反馈：0531-87962621

服务投诉：0531-87105018

印 制：山东润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 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：57

字 数：84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7-6294-0

定 价：96.00 元(全 3 册)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（中）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 23 章 | 小三遇薇薇 · 1 |
| 第 24 章 | 孤男寡女 · 22 |
| 第 25 章 | 回家前后 · 37 |
| 第 26 章 | 替老爹排忧解难 · 53 |
| 第 27 章 | 复 仇 · 69 |
| 第 28 章 | 天 津 · 83 |
| 第 29 章 | 盈盈,刘严冬 · 101 |
| 第 30 章 | 卖袜子 · 113 |
| 第 31 章 | 白恺的抉择 · 127 |
| 第 32 章 | 那堵墙 · 138 |
| 第 33 章 | 卖胸罩 · 152 |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（中）

CONTENTS

第 34 章	程俊涛的真实面目 · 168
第 35 章	沙滩碰撞 · 180
第 36 章	泰山之行 · 194
第 37 章	盈盈的内心 · 206
第 38 章	秦楚,你在哪里? · 218
第 39 章	纠 结 · 233
第 40 章	随车漂流 · 248
第 41 章	好客阿胜 · 260
第 42 章	凤凰偶遇 · 274
第 43 章	红颜夏沙 · 287



第 23 章 小三遇薇薇

23.1 拯 救

刘加林！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。

他竟然来报复了，而且还将所有的怒火都往盈盈那里发泄，盈盈腿脚还没有好利索，她肯定没有办法逃脱的。我从上铺直接跳下来穿上鞋就往盈盈的宿舍楼跑，一边跑一边默默祈祷，祈祷刘加林踹不开盈盈宿舍的门。我几乎跑出了自己的极限速度，到女生楼前的时候已经浑身是汗，气都有点吊不上来。

女生楼前已经围了一堆女孩，她们也都是听说了上面有个携带硫酸的变态，谁都不敢上去。我飞速冲上楼，正好看到刘加林一脚把宿舍门踹开了，我想都没想，一个猛子冲过去，到门口的时候，刘加林正举着硫酸咬牙切齿地对盈盈狠狠道：“你让老子生不如死，老子就毁你的容，看你成了丑八怪以后怎么活！”

他的声音很阴森，盈盈的表情尽管很冷，但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恐惧，她拖着那条半残的腿，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。一个女孩子，要她命都比毁她容强。

我在电光火石之间扑了过去，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白的，刘加林往盈盈脸上泼出去的一刹那，我将盈盈扑在地上，随后我感到脖子上有液体流下，顿时脖颈发烫，我心想这回玩完了，以后是要与“帅哥”二字无缘了。

伴随着我们扑在地上的声音，盈盈在看清眼前是我后，尖叫起来，我一把将她甩在旁边，以免硫酸溅落到她脸上。我用袖子随便抹了一把脖颈，起身直接一脚踹在发愣的刘加林胸口，他倒退几步摔倒在地上，这时候旁边的几个小妞儿直接扑了过去，按手腕的按手腕，勒脖子的勒脖子，几个人生生地把一个老爷们给控制住了，刘加林被李淑云紧紧卡住喉咙，嘴里只有出的气儿，憋得脸都紫了。

盈盈在回过神来之后，急忙一瘸一拐地拿了条干毛巾就过来帮我擦，我推开她，自己用毛巾擦着脖颈。奇怪的是，除了脖子发热之外，我没有其他异状，眼瞅着缓过气来的刘加林对我狞笑，我很想把他眼睛制作成一个 20 瓦的灯泡。

刘加林咬着牙狰狞道：“章清，烧死你我也高兴，哈哈……”

这时候民警也赶到了，李淑云她们早在我来之前就报了警，警察一把将刘加林捏过去带了出去，刘加林出去的时候还在狞笑，那火红的双眼分明就是一头野兽。

只不过，如果他知道自己买的硫酸是假货的话，会不会在监狱里气死？

这些都是我在赶往医院后得知的，路上我一直好奇自己的皮肤为啥还没被



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(中)

腐蚀,原本以为我筋骨奇佳,是万众挑一的练武奇才,在医生那一句“你就是被劣质洗衣粉烧了下,至于那么害怕么!”之后,我恍然大悟。

我愧对一路上盈盈的眼泪。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盈盈哭得更凶了:“死章清,死章清……”她一直重复着这一句话,我也为自己幸免于毁容而暗自庆幸。临到学校时,盈盈问了我一个问题:“你当时怎么想的,怎么就一下冲过来了,不怕毁容么?”

“姐姐,您觉着那个时候我有时间思考这个逻辑问题么?啥也没想,自己俩脚跑过去的。”我无奈道,“再说了,男人娶媳妇儿不是只靠长相,哥们儿即便是毁容了,后面一样有一马车姑娘追随。你就不同了,脸蛋一毁,这辈子就得做个小光杆儿了。”

“你就吹吧你,除了秦楚,谁稀罕你这样的。本姑娘气质非凡,没有长相也照样有一个加强排跟我后面。”盈盈不甘示弱。

“嗯,一个加强排的长白山猪。”

“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为非作歹!”盈盈没跟我客气,揪起我耳朵玩了会儿过山车。

这事好歹那么过去了,刘严冬在我们回到学校之后才得知这个消息,他羞愧万分,没能在盈盈危难的时刻及时出现。听完刘加林的事情后,刘严冬非要跑到派出所再把刘加林拖出来打一顿,我拉住他,刘加林能不能拖出来还是个问题,但要是这么执行,估计再被送进去的就不只是刘加林了。

秦楚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得异常气愤,她说那种男人就是先天性心理畸形,纯粹的变态。我对她的观点表示赞同。

事情来得突然,消逝得也快,没几天,刘加林就像从我们的记忆中抹掉了一样,没人再提起,雷声虽大,雨点太小,刘加林想玩个轰动最终也失败了。

在进入复习阶段的同时,“校园佳人”大赛也开始了,秦楚作为他们经管系的代表,也在整个校园内引起了一股骚动,我突然感觉压力不小,心中矛盾得厉害,既不愿意别人多看我媳妇儿眼,但又有点小小的虚荣心,那就是也希望自己媳妇的美貌能得到公众认可,这毕竟是整个黄岛区各大院校的评比,我媳妇要是黄岛区的“校园佳人”的话,我心里应该会很滋润,好歹我也是一介著名俗人。

初赛是在我们学校礼堂内进行的,通过观众们的投票来选出前十,而决定名次的因素就是看姑娘们的相貌和才艺,别的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站在台上,恨不得脸上抹一层石膏粉,唯独我家秦楚是轻装上阵,一身淡淡的休闲装。早上的时候我问她脸上搽没搽东西,她说搽了,大宝。

尽管如此,秦楚还是毫无悬念地拿到了我们学校前十的名次,她的支持率很高。相对其他佳人在舞台上的劲歌热舞,秦楚则是恬静悠然地走上台去,摆了张桌子,端庄优雅地提起毛笔在现场画了一幅水墨山水画,这使得全场哗然。





在台下我就听到旁边的学生讨论台上那个穿牛仔褲的古典美女是谁,我心想,就不告诉你们那是我媳妇儿。

初赛完毕,我对秦楚说:“我不想让别人多看你咋办?”

秦楚捏了下我的鼻子:“小气样儿,那我就不参加了便是,这还不简单吗。”

“算了,我不能影响夫人的事业。”我虚伪道。

秦楚一语戳到我脊梁骨:“得了吧,你媳妇儿拿个名次,你心里也美,是不是呀?”

“你要非这么说的话,我也只好承认了。”我严肃道,“不过我可没你想得那么不堪,我这是为家族争光,回头你拿个大金杯,我回到老家找个桌子供起来,多光宗耀祖。”

“没个正经儿,不跟你说了,你嘴里从来也吐不出个象牙来。”秦楚轻轻拍了我一下,娇嗔道。

在考试前夕搞这次“校园佳人”大赛,无疑让那些处于紧张复习阶段的学生能多点激情,看看书,赏赏美女,这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情,最起码小三是那么认为的。我与小三一起在台下观看的时候,除了秦楚,其他姑娘都被他毫不留情地给意淫了一番,完事儿竟然还能给我分析对比出哪个姑娘腿有劲儿,哪个姑娘太扁平。

“三儿,你绝对是内裤投胎转世。”我由衷地赞赏道。

“滚蛋,老子最起码也是卫生巾轮回而来的,内裤多没品。”

“嗯,你真是有品。”我伸出大拇指,小三抬起了高傲的头颅。

复赛要在三天后举行,而秦楚却在初赛结束后的第一个晚上告诉我她将不参加,我很好奇,问她原因,秦楚眉头皱了下告诉我:“复赛的时候有一个环节要泳装上阵,我还是算了。”

“这又不是国际选美,都是学生还得脱得就剩下那巴掌大的地方?”我有些气愤,“这又不是选亚姐什么的,学校选美就不能跳出那个世俗?”

“行了,你也别愤世嫉俗啦,咱不参加了不就得了么。”秦楚见我上火,连忙劝慰道。

校园佳人大赛就这么断了,在得知秦楚退赛的消息后,学生会的一天派了20人当说客,力图让秦楚留下,可都被她淡淡地一笑,外加一句“对不起”给拒绝了。

秦楚退赛并没有太出乎我的意料,她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,这次如果不是她们系给她报名,若仅靠个人踊跃参加,我想秦楚是很难主动的,她不是那种爱张扬的人,对什么这比赛那选美的,她一向兴趣索然。

没有了秦楚,比赛我也就没有继续关注,后来据说是某艺术院校的一个大三女生摘得桂冠,并且被某影视公司看中。我问秦楚有没有遗憾,她很好奇地对我





说：“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么？我为什么有遗憾呢！”

这就是我喜欢的姑娘。

很快我们都步入了考试阶段，考试第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的考试时间和盈盈的有所冲突，也就是说我无法送盈盈去考场。

想解决只有三条路：第一条是我先送盈盈去考场，然后我再回去考试，那么我很可能将会在开考后 15 分钟赶到，结果就是不让进。第二条是我 10 分钟答题提前交卷去送盈盈，那样的结果就是我会挂科，并且小三、白恺也会挂。第三条是找别人来送盈盈。

除了刘严冬，无二人选，而我，仍然不想让盈盈趴在任何一个别的男人后背上，可这将怎么解决？

23.2 决 定

智商没达标，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迫不得已找到刘严冬，我问刘严冬考试时间怎么安排的，他拿出一张表来：“啥时候开始关心我的学习了？”

“嗯，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，共同进步。”我翻了下他的时间表，才发现他考试的科目少得可怜，“你怎么就考这几门？”

刘严冬扔给我一支烟：“我选修课一门没选，专业课我都不爱去考。”

“也是，主席应该不怕挂科吧？”

“确切地说是我不可能挂科，即使我不去考。”

我再次感受到了位高权力大的好处，刘严冬说他即便不去考试，老师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让他通过。

最后我问刘严冬：“时间富裕的话，你能不能去送盈盈考试？我跟她的科目冲突很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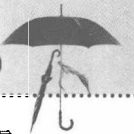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脸掩饰不住的激动：“行啊，但你得跟她说一声，不然盈盈不让我送。唉，我潇洒 20 年，却在盈盈这惨遭蒙难，她赖死赖活不给我机会。章清，你感觉是什么原因？”

我想了下，刘严冬除了个性比较狂野之外，其他都还算正常，长相也是中上等，并且还是学生会老大，条件确实不错。看着一脸期待的刘严冬，我说：“或许是你太缺心眼了吧。”

随后的那些天，盈盈都是被刘严冬运送到考场。盈盈知道我和她考试时间冲突厉害，也没说什么，同时也对刘严冬的热忱劳动表示了郑重的感谢。刘严冬则认真地说那是他应该做的，不属于有偿或者义务劳动，完全是贴心小棉袄似的关心加体贴。

那天我考完试看看时间，盈盈也快完事了。我和小三、白恺说去接盈盈，小三看看手机说：“那我也顺便去找李淑云吧。”白恺啥也没说跟着我俩走。我们三





人到盈盈考场门口的时候,我发现刘严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,见到我们仨,他露出灿烂的笑容:“你俩也过来了。”

小三过去绕着刘严冬转了一圈:“唉呀妈呀,打扮这么帅呆酷毙了嘎哈啊?今天你没考试吗?”

刘严冬抹了把头发:“哥哥打扮不打扮都这么帅呆酷毙往死了看的,有考试,没去。”

“为了盈盈,拼了?”小三说完偷偷看了我一眼,我将头转向别处。远处的高楼像大炮一样挺向高空,突突突,射出一坨又一坨的白云轻雾。

“他们还得二十多分钟考完,走,去厕所潇洒一下子吧。”我冲他们说道。四人走进最近的厕所,连着打开几个门发现里面都脏得离谱,不是有人把屎喷到粪池边缘,就是坑被堵了,望着稀稀拉拉的屎块,或者满满的尿液上面漂的那点黄不拉几、还掺杂着卫生纸的东西,我们四人憋着气往后面找,好歹找了个还算干净的,除了一坨小屎块之外,别无他物。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内,却悲哀地发现我们四人都没带烟,然后几个人开始翻包摸兜。白恺从他屁股兜里慢慢掏出一支皱皱巴巴如蘑菇般的東西,仔细一看,才发现是支发黄的香烟。

“大哥,哪年的?”小三目瞪口呆。

“不知道,这裤子搁仨月了。”白恺认真地拿手捋着那支烟,“抽不?”

“不抽,我都怕能毒死我。”刘严冬义正词严道。

“爱抽不抽,都不抽,我自己来。”白恺拿出火点上,望着他一脸销魂快高潮的模样,我情不自禁地探出手抢了过来,狠狠抽了一口,呛得我差点栽屎盆子里,“劲儿还真他妈大!”这烟干得不像话了,劲头大得很,“不过,好歹是一支烟。”

小三也忍不住摸过去销魂了一下,他吐着白雾吼了句:“这比拉屎还痛快。”刘严冬一直死死地盯着那支烟,终于在我们抽了两圈后,他像只疯狗般一把夺了过去。看着他猛吸两口的样子,我们笑得像三头驴。白恺乐得太过疯癫,脚步一动,踩在那坨带着塔尖儿的屎块上,“哪个缺德没屁眼的龟孙子干的?”随即打开小门去外面地上使劲蹭。我一把关上门,和小三、刘严冬把剩余的半支烟轮奸了。

又随意溜达了会,铃声响了。我们几个人走到盈盈考场门前,李淑云老早就看到小三了,铃声还没响完她就蹦跶出来了,直接抱着小三的脖子说:“宝贝,你来啦。”小三一脸窘迫地说:“周围这么多人呢,注意点文化人的形象。”李淑云白了小三一眼说:“就咱俩的时候你怎么不注意形象了?”看着我们一脸暧昧笑容的样子,小三赶紧拉起李淑云跑了。

我们走进考场的时候发现盈盈正在睡觉,监考老师整理完试卷说:“你们几个是来接那女孩的吧,赶紧叫醒她吧,睡个把钟头了。”我瞪大眼看着正在呼呼大睡的盈盈,心中百感交集,这娘们也太神了,睡就睡吧,交卷铃都听不到。我走过去直接一个“疙瘩梨”把她敲醒,她摸着脑袋嘴里嘟囔着“哪个王八蛋”抬起头来,





看到是我,她撅起小嘴:“章清,你扰我好梦了,真烦人。”

我指指手机:“姐姐,交卷都半小时了,您还没睡醒呢?”

“呃,原来在考试。”盈盈仔细看了下周围,才确认我说的可信性,我们三人相视一眼很无奈地笑了。盈盈伸了个懒腰说:“那走吧。”刘严冬接着过去扶起盈盈:“趴着睡觉肩膀容易麻痹,我先给你按按。”

“按啥啊,走吧!”盈盈摇摇头就想站起来,我刚要习惯性地上前把她背起来,却看到刘严冬已经处于半蹲状态了。我脑袋就在那瞬间恍惚了下,没动脚,直愣愣地站在那。盈盈看着我,我将头转开,我在刘严冬要给盈盈按按肩膀的那一瞬间做了个决定:我不能做那么自私的人!

刘严冬背起盈盈往门外走,边走边像个孩子似的嚷嚷:“嘟嘟嘟,飞机起飞,目的地——女生宿舍。沿途将经过破楼、破台阶、破房子、破厕所,请乘客绑好安全带。”盈盈笑着拍了下他脑袋:“你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呢?谁能相信你是学生会主席啊,跟个脑瘫一样。”

四人去餐厅吃饭,刘严冬像个服务员一样站在盈盈旁边,左手背腰,右手挥出:“请小姐点菜。”看得我和白恺有点接受不了,这完全不是那个在一万多学生面前神态端正、义正词严的学生会主席,这明摆的就是个标准服务员。

盈盈也摆出个高雅的架势:“嗯,本小姐,哦,不不,本公主今天吃这个。”

“就这一个?”刘严冬稍微欠身道。

“嗯,就吃个盖饭吧,不算饿。”盈盈点点头。

“好嘞,走着。”刘严冬正要离去,白恺叫住他:“服务员,你也给我们整点呗。”

“滚一边儿去,想吃啥自己去,长脚干啥吃的!”刘严冬脸变得比王程都快,然后扫了我们一眼,抬起头颅滚蛋了。

白恺好一会儿才拿起餐盘站起来:“哎,还是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走吧,章清。”

“咦?秦楚怎么没和你一起吃饭?”盈盈叫住刚起身的我。

“她考试结束得晚,待会我给她买点打包送过去。”我冲盈盈说道。其实那天秦楚没有考试,在帮班里弄奖学金的事。

23.3 下三滥吧

晚上他们准备考试,我点上烟自己坐阳台上看月亮和星星亲嘴儿。屋内不时传来阵阵叨叨声,“哎,字真多,抄累了!”“这里明天到底考不考?老叶,你啥时候有考试啊?”“扛不住了,不看了,越看越晕。”“老师太抠,也不多划点重点。”……

他们杂乱的声音一直不停地往耳朵里钻,我将门踹上,给自己隔离出一片略微清静的地方。推开窗户,阵阵凉气沁人心脾,顺着五脏六腑轮回三遍,憋成个屁排出来,挤满这三平米的地方。





想起白天里盈盈临走前给我的那个眼神,心里如同灌进了酸辣粉般五味俱全。我吃饭是属于比较快的那种,馒头基本不到八口就能报销。盈盈没吃多少,吃完之后她就盯着我看,我被她看得浑身刺挠,转过头去研究餐厅小黑板上的菜谱。很快他们俩吃完了,刘严冬掏出一包纸巾,抽出一张递给盈盈:“卫生一下。”

盈盈说了句谢谢,接过来擦了擦嘴。刘严冬站起身蹲在她旁边:“上马吧,启程。”盈盈这次没有犹豫,笑着说了句,这马鞍太宽了,爬到了刘严冬的背上。我心里说不出的酸甜苦辣,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,可心里确实很别扭,这种感觉源自我的那点私心,那点脆弱却又倔强的占有欲。

将头探出窗外,凉风袭来,浑浊的脑袋被洗礼了一番。我尽情享受着自然带来的快感,突然感到下体一凉,回身一看,小三正揪住我的裤衩死命往下拽,我兜住裤衩给他一脚:“你要玩断背啊。”

小三嘿嘿一笑凑上前来:“你蹲这干啥呢?我瞅你不大对劲啊,多愁善感可不是你作风。”

“那我啥作风?”

“放浪形骸。”

“那是你。”

“你比我好不了哪去,”小三撇撇嘴,“怎么地了,跟哥们说说?是不是看到盈盈和冬哥一起不舒服了?”

“没那事,你哪只眼看出来的?盈盈是我哥们。”我一脸正气。

“哎哟,你快拉倒吧,”小三那嘴浓郁的鞍山话听起来很舒服,“咱虽然认识才一年吧,但你一脱裤子,我就知道你还是要拉屎还是放屁。你就是不想让盈盈跟冬哥好,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。”

我让小三这一通话堵得什么也说不出,我一把按住他的脖子踹到屋内:“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这么能叨叨,滚滚滚,别影响我在这凉快!”

小三笑得比公猪发情还难听:“让我抓到内心深处了吧,你自己在那浪吧,我跟我老婆去玩游戏喽。”还不忘帮我把门关上。

我狠狠捶了下自己的脑袋,是这样吗?不是吗?

梁晨终于找到我了。自从那事之后,她给我打电话我没接,直到上次她在电话里说了声“谢谢”然后她就没信了。再次见到她是在我们宿舍楼底下,几天不见,她的脸上多了一丝苍白。见我和小三、白恺、大志他们嬉闹着走出来,她迎了上来,白恺一看情况不对,连忙拉着那俩人冲我说:“我们先去吃饭了。”我苦笑一声对梁晨说:“你好。”

她静静地站在我面前,也不说话,略显苍白的脸色很让人有怜惜之情。我被她看得胃疼,我说:“别傻站着了,走吧,去餐厅。”

“谢谢你,章清。”她垂下头低声说道。





“谢什么，”我伸了个大懒腰，“替天行道，人人有责。”

她抿着嘴唇不说话，只是和我慢慢地往餐厅走，走了一半路程，她问我：“为什么这么多次不接我电话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，就是不想接，这两天你怎么过的？”其实我心里有些担心，担心她会不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。

“我吗？呵呵，我在医院里过的，”她突然自嘲一笑，“你说我是不是贱？他对我那样，我还去医院照顾他。”

我确实也没想到，她这两天之所以没给我打电话，是因为一直在医院里陪王程。我一时语塞，突然觉得自己当时是那么冲动，人家小两口打架，我跟着掺和什么！我盯着梁晨，她低下头：“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很下三滥，可我不放心他。”

“哦，没啥事，我先走了，拉肚子，拉屎去。”我心里堵得慌，需要找个地方蹲下来好好静一下，没等她回话，我快步离开。梁晨在后面冲我喊：“对不起，章清。”我回过头冲她微微一笑：“跟我说对不起做什么，我应该对王程说对不起吧！”我看到她眼泪霎时间流下来，我转头往教学楼走去。

我觉得我是下三滥。他们两人打打闹闹，要死要活，跟我有毛的关系！我还腆着脸上去装蝙蝠侠，最后人家好好的，倒是我跟个二愣子似的，还平白无故捞了俩处分。王程欺负梁晨，我去帮着梁晨打王程，梁晨去照顾王程，我呢？我不是该跑到王程那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打你是不对的。”

我心里慢慢膨胀，慢慢涌入胃中，我找到厕所蹲下，一顿地动山摇，完事才发现自己没带纸。半蹲着开始翻自己身上的兜，除了几十块钱之外，别无他物，想打电话叫人送纸来，发现手机也忘带了，老天是不是整我呢？我一激动，学生证还掉茅坑里了。我蹲在那，第一次有不知所措的感觉，眼前暗黄色的木门映着晨光闪耀着，我感到眼睛被闪得很疼，捂上眼，就那么蹲了半个小时。

后来我掏出两块钱，心里流着泪解决了拉屎不带纸的问题。而等我站起来才想起学生证还在坑里，我出去找了把扫帚扒出来，我的照片上俨然伫立着一块黄得发亮的屎块儿，周围也是一片泛滥的尿液。

考试的时候，老师例行公事检查学生证，看到我皱巴巴的学生证，监考老师眉头一皱拿起来，然后赶紧捂上鼻子，一脸惊诧地问我：“同学，你这是什么情况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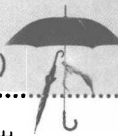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师，我建议您赶紧放下来，它是早上被我从厕所里抢救回来的。”

23.4 休养生息一周

自梁晨、王程之事之后，我决定日后做个自私自利的小良民，不再多管别人是非。管闲事的后果就是，别人的烦心事儿都嫁接到自己身上来。

同上学期一样，小三基本上都是复制我的答案，只不过今年我们的作弊技术提高了不少。鉴于去年观察到的各类作弊手法，我们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总结，在





经过无数次的探讨与磋商后,我们正式定下了今年的主打手段:声东击西、隔岸观火、摇头晃脑、抓耳挠腮法。

此法适合各种情况的考场,如果监考老师是个很善良的人,那么他或许在看报纸。这样的话就很简单,依然如同上学期看到的别人那般:头 A,耳朵 B,脸 C,脖子 D。这样的过程就是,我在做完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在头部五官游走,抓完上面挠下面,虽然辛苦点,但效果很显著,误差比较小。

如果监考老师是个恶人,那么他会整场用他 800 万像素的眼睛监控着我们。这样的话也不难,这种老师通常有个特点,如果他发现某位同学正在抓耳挠腮四处观望,那么他肯定会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个同学身上:我就不信抓不住你个龟儿子。对付这类老师只好声东击西了,白恺故意装出一副啥都不会、啥都不懂的样子,在椅子上来回晃荡,成功吸引住监考老师的目光之后,我和小三才会对上暗号开始行动。

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心地善良的监考老师。碰到这种老师,我们会很快速地交卷,只有在我们集体交卷的时候,监考老师才会抬起眼皮看我们一眼,再继续趴那睡觉或者玩手机。

考完 SQL 之后,下一科将会在一周之后。我很诧异学校是如何安排考试的,有时我一天考两科,有时两周考两科。在深感不解的同时,我也深深佩服学校里安排考试的那些老师,我想他们的逻辑学肯定搞得特别出色,学这么好不去为国家出力可惜了。

走出考场,开机看到秦楚的短信:考完给我回电话,我这几天没考试了,后面跟个笑脸。看到那笑脸,我很高兴,秦楚这半年多来性格改善了不少,通俗点讲就是开朗了不少。或许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,她还是那副冷若冰清、波澜不惊的表情,但面对我的时候,她宛然是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,甚至有时候她也会隐隐让我有盈盈的感觉。

给秦楚打过电话,约好去操场见面,我们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往操场杀去,小三说他去宿舍拿球,考完试要好好释放下压力,足球无疑是解压良药。

秦楚是跟张琳一起来的,张琳看白恺的眼神有点异样。我猛然想起白恺和张琳那点关系,我一直也没问过白恺他和张琳到底啥情况了,白恺有张菁了,张琳怎么整?俩人都姓张,一起收了也是挺和谐的。

我观察了下,白恺的眼神总是在左右躲闪着张琳,秦楚似乎也知道些什么,望着他俩,嘴角露出笑意。此时此景我应该做些什么,我对秦楚说:“我肚子疼,你过来给我看看咋回事。”秦楚很默契地过来扶着我去了旁边了,留下傻眼的白恺和一脸委屈的张琳。坐在看台前,我问秦楚:“这张琳啥情况?她是不是看上白恺了?”

秦楚看着远处的两人摇摇头:“不知道,反正我不经意间透漏了白恺有女朋



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(中)

友了,可她还是坚持要来。”

“嗯,锲而不舍,是个好姑娘。”我赞叹道,其实从心底来讲,我觉得白恺跟张琳比较搭调,那个张菁,在我心里总感觉她是个比较浮夸的人,没准哪天就能跟白恺说咱俩不合适分手云云。可路都是自己选的,姑娘也是自己挑的,我也不能左右白恺去选择张琳,又不是我找媳妇,也不是我挑儿媳妇,所以我只能放任自流,顶多帮他俩多创造下机会了。

不一会儿,小三兴致勃勃地抱着球跑了过来,看着我们两对正在相亲相爱,互帮互助,他站在那看看我们又看看白恺他们,然后垂头丧气地抱着球去找场上的人玩去了。

今天天气不错,热得不算离谱,跟秦楚腻歪了会儿,说:“你在这凉快下,我去陪小三折腾会儿。”秦楚笑着说:“去吧去吧,少使点劲。”

我欢呼一声跳上场,和小三在场上奔腾,没几分钟白恺也冲了进来。望着愁眉苦脸的白恺,我问他:“怎么个情况,怎么一副被阉了的模样?”

白恺拿嘴角往张琳的位置撇了撇:“那娘们说,放了假还要跟我一起出去玩,我说我三大爷重病住院,必须要赶回去。”

“然后呢,一屁放完,OK?”

“然后她说要跟我一起回去,顺便看看我三大爷。”

小三乐了:“行啊,正好喊着张菁一起玩3P。”

“P你奶奶个腿。”白恺没好气地踹他一脚,“不管这了,走,踢球,爱咋咋地吧!”

三人踢得热火朝天,我浑身都差不多湿透了。足球确实是个好东西,它能让人暂时忘却一切,全身心地投入到奔跑与发力的状态,心情不好或者烦躁的时候,踢球通常都比较猛,化怨气为力量的结果就是白恺满场飞奔,他是纯粹的奔,我传给他球他都没看见,一个劲儿地往前跑,等跑过去五六米才反应过来球在身后,然后再调转方向往球的地方跑。如此几番把我惹毛了,我接到球,飞起一脚就给他拍倒了。

“大哥,你传球跟射门似的。”

“踢的就是你,你瞅你跟个苍蝇似的到处飞,你踏实踢会儿好不?”我过去拉起他,“下次你再这样我瞄准你脑袋踢,给你放成三级脑残。”

“瞄准?好吧,你瞄准我吧,那样我就安全了。”

“还损我?来来来,你站着别动,你让我瞄准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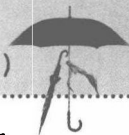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带这么近的吧?”

“别动。”

“我错了,我错了,亲哥。”

我们踢得正欢的时候,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:“# # # & . & . &”我扭过头去,那边有几个人正在指着,我听不出是韩语还是日语。





很快那几个人往这边走来,领头的人长得很秀气,一副处女的模样:“您好,能和你们一起踢吗?”

23.5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

他们一共4个人,其中有两个长得比女孩都秀气,我都怀疑我一球会不会给他们拍回国?小三在旁边笑道:“外国友人示好来了。”

我问那个领头的:“先给我说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?”

他一脸茫然:“什么?”

“‘部分’知道什么意思吗?”

他还是一副茫然的表情,我继续道:“嗯,我意思就是你们是哪个国家的?”

他温柔一笑:“我们来自韩国。”说实话,他要是再加头长长的假发,我指定能让他迷着了。一个男人能长得这么细腻,实属不易,他这么温婉,我也不好直接说“你一边玩去”,我也摆出一个自认为比较温和的表情:“嗯,想踢的话就上吧。”

白恺靠近我:“你不是一向最烦这些老外吗,今天怎么这么友好?”

“他们这么有礼貌,咱也不能丢了中国人的脸,我是对那两个国家的人看不顺眼,可当他对我彬彬有礼、敬重有加的时候,我也得表示出一个中国人的素质与美德。”

开球后我就知道我错了,长得再漂亮他也是个男人,并且是个脚法出众的男人,一看就是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,他们的配合很到位,这和我们胡缠烂打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我们踢球本就是为了玩闹,没指着这个能让我们的足球水平提升,或者能带动全民对足球的热情,以此来为国争光,那基本是遥不可及的梦想,估计啥时候男人能生孩子了,梦想也就实现了。

踢了半小时踢不下去了,刚开始的时候,对方过来几个人,然后那几个韩国人插到他们那头了。这半小时内我基本没碰到几次球,因为我们几个人本就是瞎踢乱踹,完全没有章法可言。在我们眼里,足球就是被踹的,平时瞎玩,也没必要费尽周折来回倒脚玩配合,一般情况下不出三脚,一准就干到球门了。或许我们系队里那些人会讲究配合招法之类,但放在我们脚下,就是一顿狂轰乱炸。

我叫着小三、白恺:“没意思,走吧,这么个踢法不过瘾。”他们两人也点点头,表示同意我的看法。随后我们仨人往操场边走去,刚才那个领头的看到我要走,连忙走上前:“朋友,你们怎么不踢了?”

我回过头拍拍他肩膀:“累了,回去睡觉,你们玩吧。”

他似乎很失望的样子:“哦,这样的话,希望下次还能一起,我们也回去了。”我点点头转身离开,走出两步,突然听到后面低声说了一句:“也没你们说的这么





刹那芳华——我大学里流浪的青春(中)

厉害吧。”我顿了一下没理会他，我还想怎么会来找我踢球，原来是上次那场比赛的缘故，让你们失望了吧，我堂堂功夫足球，岂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。

走到操场边时，秦楚已经买好可乐了，我们一口气灌了大半瓶，顿时五窍生烟，浑身爽得直颤，我一搂秦楚的腰：“越来越体贴了。”秦楚脸一红推开我：“没个正经。”旁边小三嘴里啧啧称叹：“白恺，你瞅人章清，找个媳妇如花似玉不说，还温柔贤惠。”

人都喜欢别人夸自己对象如何如何，比夸自己都美，我弹了小三一下：“嘴越来越甜了，走吧，也累了，自由活动。”

秦楚说想去逛逛超市，我心里虽然对逛街这个伟大事业不感冒，但陪秦楚溜达下还算心甘情愿。我揽过她肩膀，使劲嗅了下她的长发，真香，我喜欢这个姿势，把秦楚揽过来让我心里异常满足。秦楚轻轻靠在我身上，我们两人慢慢在街上走着，六月的天气已经开始有些灼热，我问秦楚是不是要像别的女孩一样打把伞，秦楚说：“不用，打伞干吗？晒晒不碍事。”

到了超市二层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一排花花绿绿、整整齐齐、软软绵绵的护舒宝、苏菲，我心里一紧，拉着秦楚就往前走。秦楚一看那边情况，顿时笑靥如花，她跟着我边走边打趣道：“我还想再让你买次呢，跑什么呀？”

“别人都是一月一回，你别告诉我你一周就能一回，我上次买的时候，那大姐说能使仨月呢。”我只想赶紧离开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，突然我感觉秦楚不动了，我回过头问她：“怎地了？”

秦楚往那边一指：“那个，是不是梁晨？”
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，梁晨，还有，王程。

王程在前面走着，梁晨跟在后面默默不语，我突然心里感到一阵烦闷，再次见到王程，心里完全没有抓过来痛打一顿的想法，我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举动，为了跟我没什么亲密关系的人，我捞了个记过的处分，完事人家两人还感情依旧，一往如昔，我顿时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脑的二货。

“走吗？”秦楚对我说道。

“走吧。”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秦楚默默跟着我往前走，走出几步秦楚淡淡道：“是不是挺失落的？”

“没啥可失落的。”

“跟我还用伪装吗？”秦楚歪头看着我，我自嘲地笑了下：“那就算我失落吧，其实也不算失落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这到底是矛干不了盾，还是盾拍不倒矛？”

秦楚笑了：“傻瓜，你得明白一句歌词：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懂了吗？女孩的思想哪是你们能猜到的，甚至我都看不透，所以，别想了。”

